聯合畫報

週刊

（本期共一張半）

第七十七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聯合畫報社出版

發行人：司徒華
主編：舒宗僑
社址：重慶保安路二一二號
發行所：聯合出版社
電報掛號：三九七三
電話：四二九四七
定價：每份四元 三月一百十元 半年一百廿元
印刷者：南岸文化印刷局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六六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本期重要目錄

美第八航空隊轟炸法沿海
阿留申島日寇肅清　義境勝訊
中央社成立廿週年紀念
全國公路展覽會開幕
美國國防工業情形
美國橡皮工廠
美國工人對戰爭的貢獻
美巨型商運機
浮斯白式魚雷快艇
東京被炸目擊記
希特勒之車（漫畫）　張文元作
一個夢一般的旅行　達理作
陽春曲　褚述初詞　黎錦暉曲

★★

美第八航空隊解放式轟炸機轟炸法國沿海近料乳納克之德國機場，彈如雨下，德方損失頗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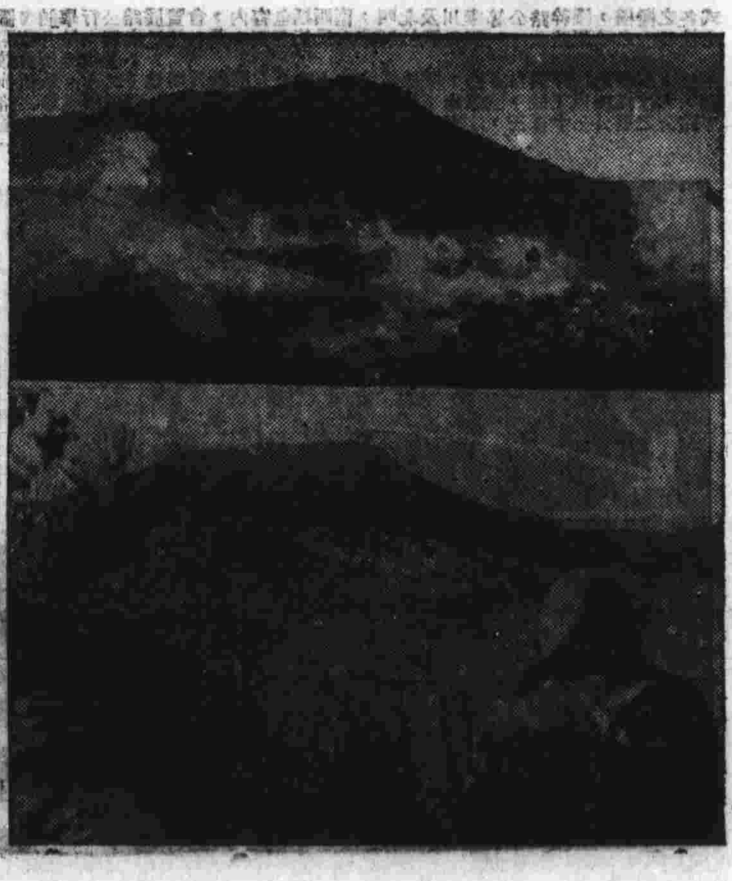
納摩島為日寇在中太平洋中堅強據點之一，圖示島上最後防守工事中之最後一名日寇，被美軍驅出之情形。

在馬紹爾區內，美軍正進行着肅清殘敵的工作，圖中日方之軍火庫被美炮火擊中，煙火迷天，美軍正在推進中。

阿留申島之日寇，大部已被肅清，圖中貨船一艘，擱淺於沙灘之上，該船原為日寇在此一區域中運送士兵軍火所用者。

緬北　緬北叢林中，中美英緬士兵組成之斥候隊，正在尋覓後退日寇之踪跡。

義境勝訊



上圖為盟軍向聖．韓多羅德軍進擊前炮轟時情形，下圖中美先鋒部隊，在炮轟後準備向該城進攻。該城現已克復，盟軍正向羅馬節節推進中。

南義　法屬摩洛哥的士兵，在義大利境內和盟軍共同對德作戰，這一位正在掩護步兵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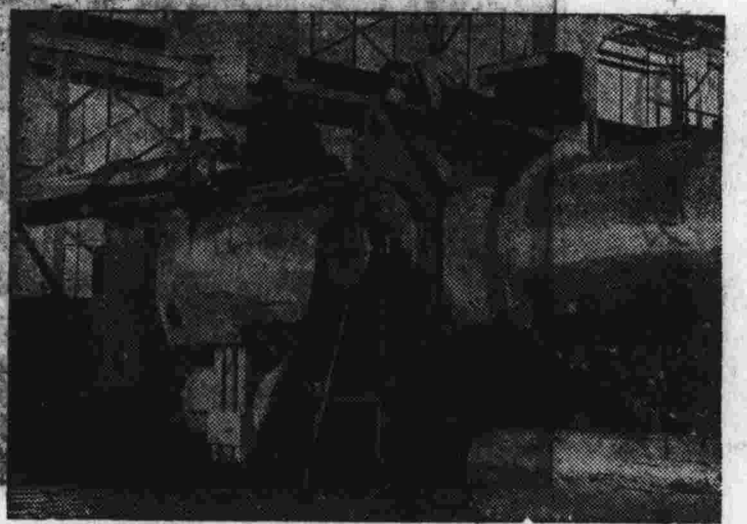
美國工人對戰爭的貢獻。。。

巨型商運機　美巨型貨機DC－4式係機廠工人等對戰時國內運輸之一大貢獻。與該機同型之C－54式（載運軍火及兵隊至世界各戰線）能載十五噸重量，速度二八〇哩一小時，六小時即能由美飛渡大西洋及太平洋。

浮斯白式之魚雷快艇，是美國為英蘇海軍所製造的，此種快艇係仿美海軍魚雷巡弋艇所製者，其功效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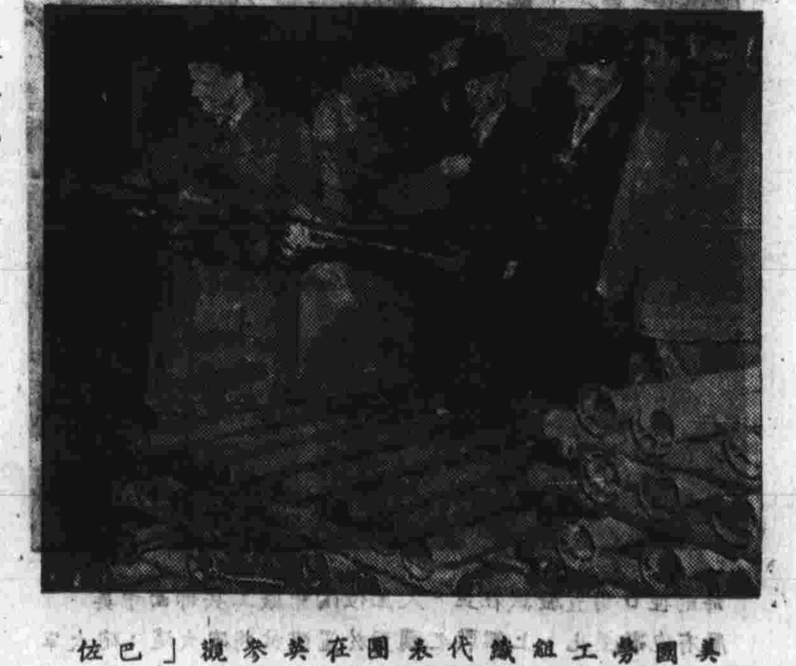
這種美國陸軍新式M－4高速中型拖曳機，拖着一尊「長湯姆」大砲以及大批軍火，該機能運載砲手十一名，運用方便，一如巨型陸運貨車云。

美工人最近製造的新式滅火器，裝有炭酸法體三噸，滅火力極大，圖為撚起三百加侖汽油試驗滅火器之情形。



這些工人正在製一尊十六吋口徑海軍大砲，圖中的砲膛部份重二十五噸，係純鋼製成。

★美英工人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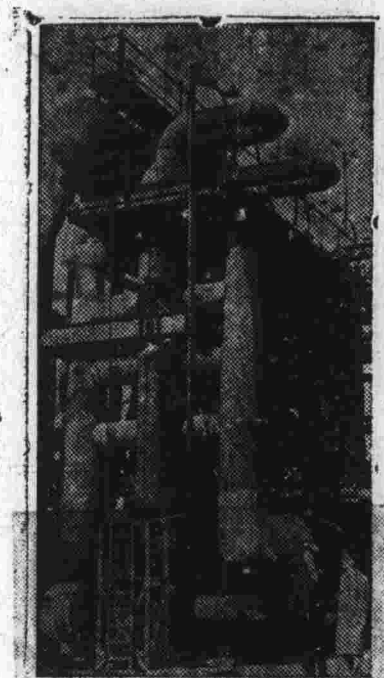
美國勞工組織代表在英參觀「巴佐卡」大書炮時之情形。

紐約市長拉瓜地歡迎赴美參觀戰時工業生產狀況之英工會代表。英代表係與美赴英參觀之勞工代表同赴美國者。圖中前排左起為克拉克，英化學工人；卡康，英飛機工人；拉瓜地市長；瓊士，英鋼鐵工人；華德，英飛機工人。後排為過美之英勞工四代表。右端英代表所持者為美軍火生產部勞工管理委員會會旗。

★　★　★　★　★　★

聯合影集旅行

美國國防工業的情形



戰爭期中大量需要超級精鍊汽油，圖中一位美陸軍上校正傳鍊油廠之職員在參觀一新式高級鍊油塔，此塔能產飛機油或製造強爆炸藥用之TNT。美國在九十日中完成此種塔十二座。

美陸軍副部長彼德遜氏曾經在一篇演說中讚美美國軍火國防工業和勞工們說：「在戰爭中，就我所知，沒有其它事業是足以和工業及勞工們所完成的功蹟相並論的」。這不是過份的，任何人祇要踏進美國工廠中，立刻可以看到那種緊張努力的情緒，這裏我們在照片中且來巡視一下美國國防工業的幾個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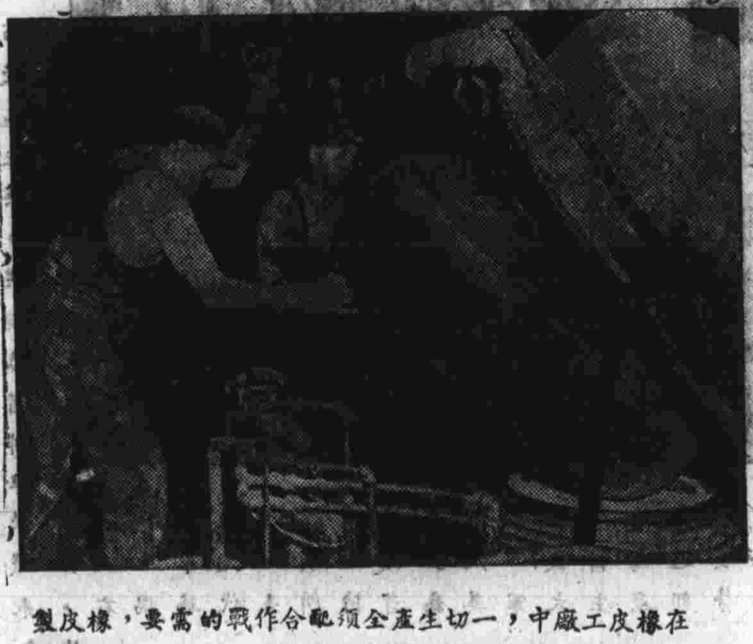
在美國東部坦克工廠中，一位粗大的女焊工，在映着雙眼，運用高電力的焊接合器在聯結陸軍軍車上的滾踩，這種工作是須經過相當訓練的，每一坦克的生命，全依賴於每一工人所担任的每一小部份工作上。

用勞力和血汗來爭取勝利！

這裏一位美國橡皮輪胎廠中的僱員，正在表演一種他發明改良的在水上着陸時不生困難的飛機輪胎，此胎中有特殊彈簧設備。

戰時橡皮之供應，略感困難，人造橡皮工業因而勃興，圖中佔地二百英畝之新人造橡皮工廠，在二十個月中造成。專門出產製人造橡皮之美本北部原料。

美國中部兵工廠中兩位工人，正在試驗五吋口徑的海軍大砲，這大砲將被運置於盟國之戰艦上。此種新砲有壓縮空氣設備，可以避免開火時引起之反應。



在橡皮工廠中，一切生產全須配合作戰的需要，橡皮製造的日常用品已經絕跡了。圖中兩位熟練工人，正從大模型中取出一隻才製好的轟炸機輪胎。

★成立二十週年的中央通訊社★

緬北之捷

緬北盟軍在艱險之環境中，節節推進，胡康河谷一帶之戰鬪中，殲敵尤多，上圖為敵方所遺屍體之一部份。（本報特約記者施盤·駱耕攝）

中央通訊社為國內最大之通訊社，成立迄今已達二十週年，上圖為蕭社長同茲致詞之情形。

★健康青年★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於本年第一屆青年節舉行健康比賽，參加競賽之青年甚多　優勝者由團方頒給獎品，圖示戴院長頒發獎品由男女兩組代表領取時之情形。（中央社攝）

中央通訊社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會茶會中，中外來賓歡敘一堂，情況殊為熱烈。（中央社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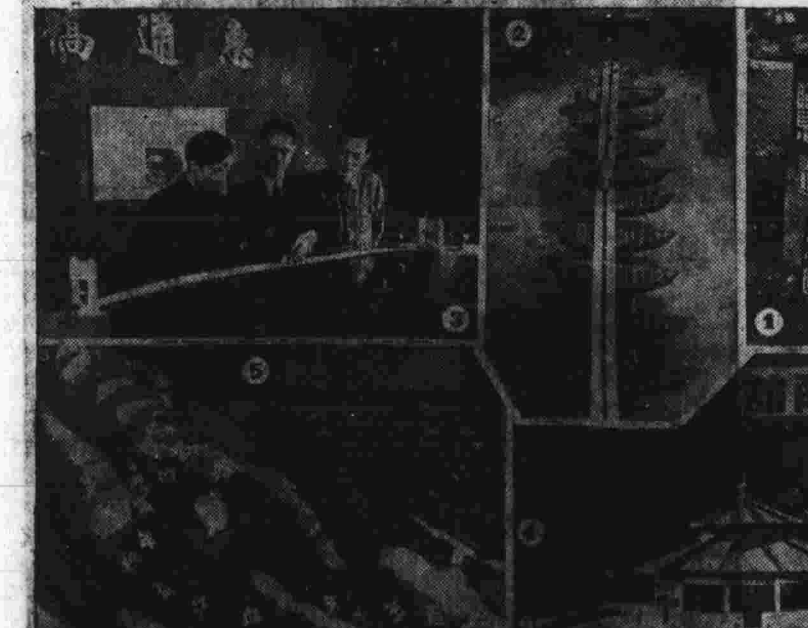
★健康兒童★

四月四日兒童節舉行兒童健康比賽優勝之兒童（中央社攝）

★全國公路展覽會閉幕★

交通部假重慶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行公路展覽會，內容包括西南，西北及川東等公路幹綫，橋樑之各式模型，沿綫之特產物品等，開幕月餘，觀衆已達數萬，對促使民衆瞭解抗戰動脈——公路運輸之重要性上頗多裨益，左列各圖係在該會所攝得者：

（一）公路展覽會大門前近景。（二）為防備敵機在公路上破壞我橋樑，乃有自製浮橋之應用，故不慮敵機肆擾。（三）西南公路之惠通橋細部，為敵我雙方對峙之處，該橋下臨急流，故工程極為浩大，圖為該橋之模型。（四）川黔道上，貴陽之三橋站全景縮影。（五）由成都至康定，三百三十公里之公路，位於終年積雪之高原上，以一百五十天之趕工程即告完成，圖示該綫之模型。



聯合畫報
第七十七期

東京被炸目擊記

日本對於防空，在戰前已經開始準備，每年照例有幾次模樣的演習，以便使參加演習的人員表現他們的効能，但是事實上並沒有人把它當作一回事。

當時各地有坊鄰協會負責組織當地防空警衛由一個總的機關發佈一般的指示。但組織與工作方法各處不同，因一切都依據坊鄰協會主席的想法而決定。一直到我離開的時候還沒有成立一個全部時間工作的民間防務組織。

每一個戶主都奉命在門前設一隻水桶，三四個沙包，以便用以撲滅火災，但實際上它們是並無多大用處的。按規定每家須置備一架梯子，可是執行與否是隨意的，因此每一街至多也不過幾架梯子，每一家的[illegible]奉命要備一種日本式寬大的褲子，[illegible]穿上，[illegible]一戶中有一個人[illegible]指示。[illegible]人們知道東京大部房屋都是木造的，[illegible]的防空，一定比較有効率，但是據我所知，由於城市大部份房屋容易火燒，人力無法營救，因此[illegible]當局自然很清楚目前的防空措施只有心理上的價值，只足以安定人心，使人民減少對[illegible]的恐懼。

[illegible]據我所知，東京除皇宮與德國大使館以外就沒有[illegible]防空壕，地下鐵道是有的，但[illegible]離地面很近，不深，[illegible]巨大的炸彈，而且車站狹小，也無法容納[illegible]東京又不像倫敦有許多[illegible]因此要使東京的人民都有適當的防空，就需要容納全市六七百萬人口的防空壕，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

一直到最近為止，日本人都以為他們的敵人要在靠近日本處設立基地以轟炸東京或其他大城市的空軍根據地是不可能的，或者以為一萬[illegible]的轟炸，規模一定很少，日本的戰鬥機足以對付，日本報紙曾經常刊登日本軍事當局所謂東京空防不可破的書籍。因此以後杜立特真的炸了東京，日本陸軍遭受到許多的責難。

轟炸東京的時候，我剛巧在銀座（東京最大的一條馬路），那一天（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星期六），警報發出的時間是十二點零五分，最初誰也沒有對警報十分注意，我們許多人都以為它是每天中午放的信號，雖然這種中午信號開戰以後已經停止，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它會不是中午信號。不久以後美國轟炸機就飛進市空了，飛行極低，連機翼上的徽飾也能清楚地望見，美機似乎沒有遭受抵抗。郊外遠處的高射砲連聽得見，後來高射砲火漸趨猛烈，特別是橫濱這一邊。砲聲連續數小時，一直到下午四時半放了解除警報才停止。當時受驚的現象不一而足，警察把交通阻斷了，但是誰也沒有設法躲避，一般的感覺似乎有點迷茫，誰也都在疑慮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故，行人們都佇立原處，當知道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才清醒過來，這些人們可以聽到有人在批評軍事當局騙了他們。

那天晚間，東京施行完全燈火管制，我們奉命終夜開放擴音機收聽空襲消息的指示，以後有一個命令說，今後如遇警報應將收音機開放，直到警報解除為止。

當天晚報登載的消息非常簡單，只說有空襲發生，不過以後在新聞廣播中才報告了詳情，據說日方一無損失，美機有七八架被擊落。最初當局雖然並沒說空襲中有什麼死傷，但一過後政府在報上刊登啟事，允許撫卹空襲時人民所受死傷的損失。

我們把許多傳說湊合起來，總於漸漸地知道了東京被炸的真相，某一工廠似有數百工人被炸受傷。東京某航空公司在羽田機場的汽油棧被炸起大火，燃燒繼續了好幾天。東京附近有一處軍用機場遭受巨大毀損。早稻田大學附近有幾條街都炸成瓦礫，上述這些情形都由朋友們親自告訴我，他們曾親眼看到，自然[illegible]的結果還要大得多。

[illegible]以後的第二天早晨四點鐘時候東京又發了一次警報，但什麼也沒有發生，一小時以後才解除。當天下午十一點鐘的時候又發生了一次警報，有大批日本戰鬥機[illegible]，但[illegible]什麼也沒有[illegible]。[illegible]但在到達外[illegible]東京不會[illegible]完全是日本當局為了換回人民的[illegible]。當時這種做法的確收到相當効果，因為我曾看到我那一條街上會有許多[illegible]的人，當他們聽[illegible]以後，似乎又恢復了操作起來了。

我知道在這次空襲以前，東京對低飛攻擊是毫無防禦的，但此後不久，在城中心許多建築上就看到了機關槍的陣地，同時市空也第一次出現了阻塞汽球，不過我可從沒見過一次掛過六個以上。有一個飛場在日比谷公園上空，公園四週都圍上了有刺鐵絲網，並有哨兵手持上刺刀的步槍在旁看守，禁止任何行人接近。

馬紹爾登陸戰的

三個將領

——譯自二月十四日新聞週刊

在海陸聯合進攻的戰役內，海陸軍三方面一定要密切合作，彼此互相支持，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尤在具有勇敢與富有經驗的指揮官。

在進攻馬紹爾群島的戰役中，美國軍隊即具備了上述各種素質。水手們都沉着勇邁。擔任指揮的三個軍官，個個精通戰略行動果敢。他們都曾於艱苦環境中戰勝過敵人，都是痛恨日本人的。

他們的姓名，在中太平洋的沙灘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那便是統率全軍的最高指揮官斯普魯安斯（R. A. Spruance）海軍中將，指揮航空母艦混合作戰部隊的美茲克爾（M. A. Mitscher）海軍少將，指揮兩棲混合作戰部隊的鄧奈爾（R. K. Turner）海軍少將。

斯普魯安斯將軍

斯普魯安斯將軍係中太平洋區美國海軍副司令，是個沉靜寡言的人物。在海軍高級將領中，他被認為一個冷血戰士，大規模戰役中的戰術家。但是他的性格和藹，舉止文雅，不好大言，亦為朋友們所公認。他對於治事的細個小節都注意，作戰英勇而謹慎。

他在海軍中之得升高級地位，實得力於其個性上之不妄動，無過失。他幼年生活很平常，沒有人認為他有加官晉級之望。他的全部海軍服役生涯，堪與老海軍家英格索爾（Los Ingersoll）上將相伯仲，足為一個以海軍為終身事業者之楷模。

斯氏無飛行經驗，但他對於空軍在太平洋作戰的價值非常重視。中途島之戰，日軍即曾受他的利害，那時全部美軍由他一人指揮（美茲克爾將軍那時係航空母艦黃蜂號的艦長）。吉爾貝特群島的登陸，他亦任最高指揮官，（鄧奈爾將軍那時指揮兩棲部隊），那次他得到了以海軍支持陸軍作戰的經驗。雖[illegible]這次勝利，他從不低估日軍。他最近對某記者說：「日軍能隨時作戰，不能輕視他。」他曾任尼米茲將軍部下的參謀長。這次尼米茲將軍被派為中太平洋美國海軍司令，他被任為副司令。

美茲克爾將軍

美茲克爾將軍最初名列海軍飛行家第八十二名的歷史，與美國海軍飛機的發展大有關係。那是一九一五年的事，當時無論飛行技術，轟炸機，航空母艦的活動都很幼稚。他認為海軍中最優秀的空軍戰略家，因此他除了實際的參加飛行活動外，還要擔任參謀工作。

在學生時代，美氏很喜歡鬧禍。有一次，因為毆打低級同學，幾乎被安拉波里海軍學校開除，學校當局許他自動退學，四天以後，再恢復他的學籍。在校四年，他的操行平均成績是二點五，僅僅達到及格升級的標準。「美茲克爾簡直是荒原上的人物，」他的同學當時都這樣稱呼他。

美氏的身材不高，紅臉。一九一九年，他駕着海軍機NC14號完成越過大西洋的飛行，但飛離亞速海不遠便降落了。一九三六年，當PBY式機首次大編隊飛檀香山時，他亦參加了。當杜立特將軍率黃蜂號航空母艦飛機起飛轟炸東京以後，美氏立刻被任為黃蜂號的指揮官。

去年四月一日，美茲克爾將軍以航空母艦指揮官出現於瓜達康納爾，開始了對日軍的轟擊，這位長着深眼的將軍對此項工作最感興趣。他歷史最偉大的一日是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那一天，一百二十架敵機被擊落了九十四架，美機祇損失了六架。那天晚上，他兩顆眼珠顯得炯炯有光，但他仍如平時一樣的鎮靜。

若干年來，美茲克爾將軍對於日本人最為憎惡。瓜達康納爾島之戰，當他以空軍全力支持鄧奈爾將軍的陸空進攻時，他對鄧氏說：「你不要相信那些日本鬼子，這次戰爭唯一勝利的方法，是將他們多殺些，殺得他們不能成為一個民族。」美氏平日對於一個麋鹿都不忍殺害的，他覺得它具有一對有靈魂的眼睛，現在竟說出這種話來，其痛恨日寇的程度，可以想見了。

鄧奈爾將軍

在少數親密朋友中間，鄧奈爾將軍被呼為「短柄壓軸」（因為他曾說過：「在海軍中，我有最長的[illegible]上唇」）。其他海軍同僚則呼他為「凱萊、鄧奈爾」。日本人呼他「可咒的魔王」。

每當他喝了蘇格蘭酒以後，鄧奈爾將軍時常情不自禁地說：「我並不是一個戰略家，我祇喜歡毆打日本狗。」一九二七年他學習飛行，一九三〇年被任為亞洲艦隊航空隊司令，由這裏他認識了很多日本高級軍官，他對日本軍官的憎惡，不減其對日本士兵的憎惡。

馬紹爾群島登陸戰的成功，使鄧氏成為海軍中指揮兩棲部隊作戰的理想人物。他今日正做着籌備通東京之路的工作。一九四二年七月，他被派到南太平洋來，（未來以前他領導海軍作戰計劃工作，而為美艦隊司令部的助理參謀長。）那時他擔任[illegible]的海陸聯合作戰的活動，祇限於書本上或由訓練觀察中得來的一點。在瓜達康納爾島，弗羅里達島及新喬治亞島的幾次戰役中，他把所學的付諸實驗，而加以改進。去年七月，他轉到珍珠港，指揮中太平洋的攻勢。

他的主要工作，在組織運輸艦隊，供應艦隊及主持初步登陸活動。他的參謀人員很少，但其中包括有海陸軍官和士兵。他對部隊的作戰合作很有訓練，故指揮亦很靈便。他治軍很嚴，少數工作稱職的部屬常稱他不仁，粗暴，（有些遺議他驕傲）但他對於長官，則暢所欲言，絕無顧忌。

對於兩棲戰的看法，他的態度是現實的。他說：「如果你不準備損失，那便說明你的成功不大，說明你祇是個理論家，而非實行家。我軍每一部隊的活動，首須注意便利軍隊的運輸。軍隊在船上是不安全的，必須到達彼岸，才有作用。我的任務是將軍隊送到彼岸去。」

他祇要於戰爭有利，他不計及任何冒險，而必全力以赴。他的身材高大，配上一副長而黑的臉，兇惡的眉毛，禿頂而四邊餘[illegible]銀髮的頭，顯示出他的火氣。有時候，他給人的印象簡直是一塊粗硬的岩石。但是，他並不永遠是那樣。有時於登陸戰完成以後，他竟然佈置一座小花園，並且說：「玫瑰真美麗啊」！

希特勒之車

張文元作

一個夢一般的旅行（續）

薩爾伐多·華爾（Salvador Wall）作 許君遠譯

（原文載一九四四年三月六日「生活雜誌」）

[illegible]丁走到那裏，[illegible]我必須[illegible]。於是我重新[illegible]……無路着堆積着[illegible]走廊[illegible]。傷車身。我穿過無限擁擠的[illegible]過我的房間，我看到傍徨[illegible]追廊，各條傷房間掛着我僅[illegible]還在揩拭我的手杖。但是莊重影子看到邊的粗毛[illegible]我發現休息車的入口也是纖物的簾幔，從那些神秘被[illegible]來擋住，幾乎全部都[illegible]的女人的裸臂，[illegible]是軍人。小孩子的手和巨人的腿[illegible]。這一個行列對於我的[illegible]誘惑正如一條蛇，因為在[illegible]它尾巴上的是[illegible]的青年女子，淡褐色的眼睛裏面閃發着[illegible]。最後我走近了[illegible]飯車。我走到一個餘排的長隊裏面。對於等待候着[illegible]，因此我[illegible]不吃東西。同時到休[illegible]一杯冷酒的意思，立[illegible]。

「你是薩爾瓦郡[illegible]里嗎？」[illegible]回答說「是」，這樣一來她堅持要我嘗嘗她的[illegible]罐啤酒。有人從車裏出來[illegible]不在我前面的幾位[illegible]

進去找個座位。我表示感謝，自然予以拒絕。不過這[illegible]使我感到羞愧，我把這些人的和藹，他們孩子氣的慷慨，（除了美[illegible]我從未在其他國家嘗到，而這也就是它[illegible]試驗的實力的一個因素）同我在[illegible]戰爭開始時候在一輛從巴黎到波爾多同樣擁擠的火車中所受到近似敵意的惡氣作個比較。在他們慣於的[illegible]在意識中我已經感到那個國家近在眉睫的倒塌。如果我同這一個人搭話，他們都[illegible]忘却[illegible]時的不安，使着我感到這個國家絕對具有勝利的把握。喚酒剛救了我的飢餓，於是重新穿過車廂道，邁大我決定要站在那裏等待，犧牲多大時間也在所不惜，直到找到座位為止。對大我把地位讓給小姐和士兵，最後我還是置在一張非武裝和[illegible]所圍繞的桌子上面。我再不能抵抗盤盒的誘惑了，打開一看裏面放着一瓶俄國酒，還有一罐鮮魚子醬。我立即邀請同桌三人分享這些食物和飲料，這樣我便成了他們的東道主。只有靠近我身邊的那位從前喝過俄國白乾。他有白色的頭髮，上次大戰他在法國西，三個孩子全在前線。他問我是不是喜歡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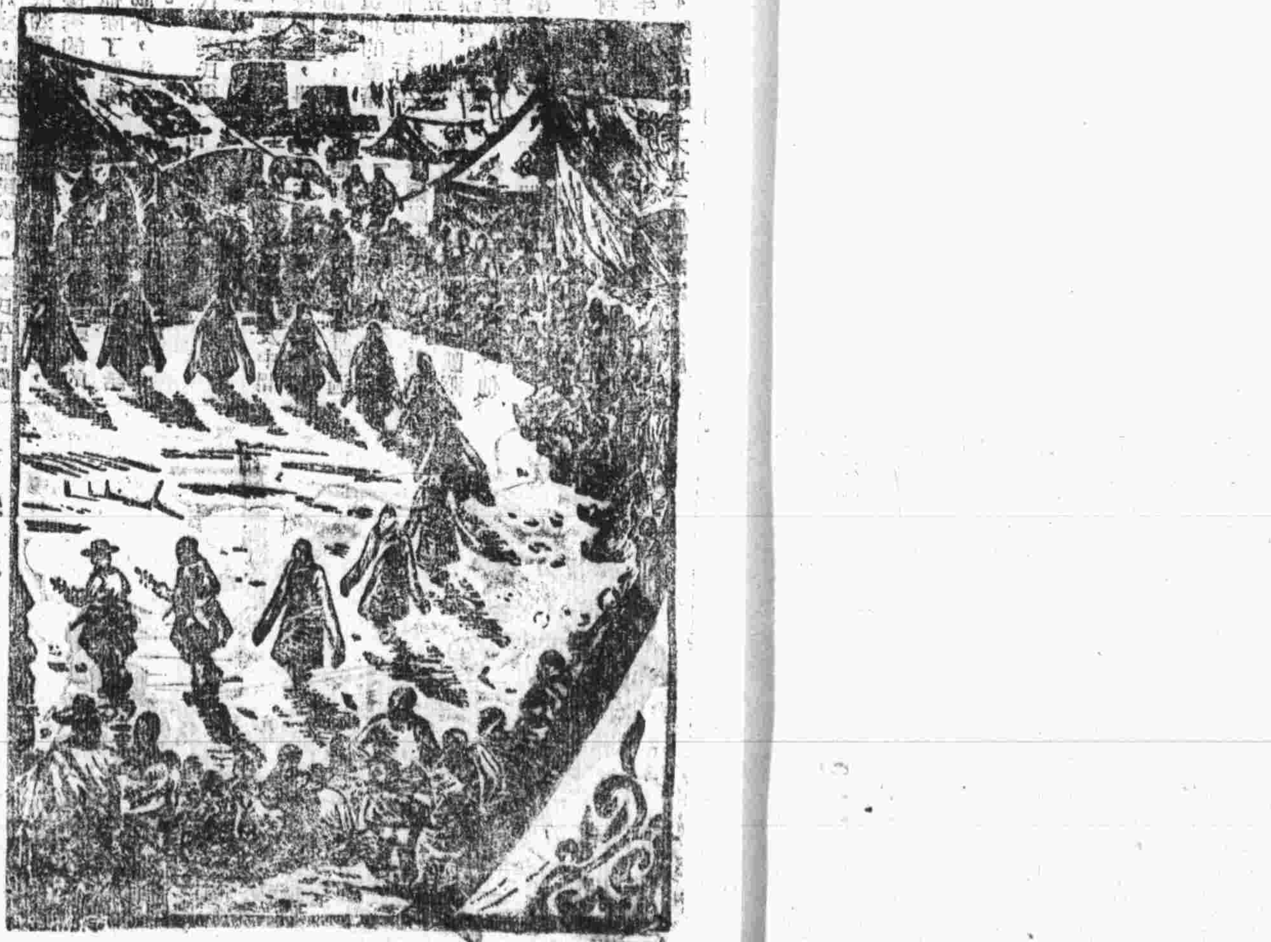
另外兩個就比較年輕多了，看來彷彿是弟兄，兩個人同時很[illegible]總伯（美國電影明星）。他們[illegible]嘗嘗俄國酒，一到嘴吧裏頭，彷彿在考慮了一兩分鐘，然後把一隻手抬到他們的眼上，用大指和食指做成一個表示贊成的圈子，說了一聲「OK」。那位白髮老人，堅持地要敬我一支香煙。不過我平生從來沒有吸煙的嗜好，我很想把這種道理向他說明，他却以為我不喜歡他的紙煙牌子，於是又拿出幾種讓我挑選。突然我發現「永不」那個字，才算把我激免。那位長的很像鮑伯，赫普的一位，拿出一條漂亮的領帶，[illegible]像個殺人犯，他邀來兩位鄰座的海軍喝俄國酒，瓶子一下乾了，我連一滴也不曾喝到。那位好像他哥哥的人把胳臂上擦上一些魚醬，他們比此在說史達林——大概因為俄國白乾而想到蘇聯的人，同時更因為他們知道我的太太是俄國人。我不能聽清談話的大意，不過我猜想他們表示大量地染着[illegible]色彩的讚美。

我同到我的房間，那位有血色的人要求[illegible]把我的手杖——它已經[illegible]「[illegible]」好了一[illegible]多說一會，我相信他帶來它。[illegible]

第二天早晨吃早點的時候，一位帶着太太的軍官問我：「你是帶着俄國白乾的法國人嗎？」[illegible]然已經流傳得很普遍。[illegible]

康民生活

鄧中鐵作



[illegible]小新聞

[illegible]

美國黑人從事軍火工作者，佔全生產勞動者數字百分之十。目前在軍火工業部門中工作之黑人達一、五〇〇、〇〇〇人，參加戰時工作者，達二、五〇〇、〇〇〇人（包括軍人在內）。無論在任何部門，黑人工作之成績，均極圓滿。

× × ×

蘇聯官員最近在倫敦宣稱：蘇聯全國現有[illegible]